读书

阅读的好时代

韩文鑫

在一个地下室，我偶然地和三箱“世界文学百部名著”相遇了。把它们搬出来，摆在局促的杂物中间，揭开纸封，经年的尘土与未曾清理的纸末飞腾起来……不出所料，这些书只开了一次箱，一本也没有上架过。

都是文学名著，就不列书目了。抽出其中的《尤利西斯》，简单翻看，没有《序言》，也无《后记》，译者和出版社的名字倒是有，但没看到版权页。随便翻看几页，不断出现错别字。装帧很好，硬皮、套装、线订，制作上下了功夫，但内容实在无法卒读。

购书是与文化相关的事，把一套没有版权页，译者和出版社都不靠谱，装帧奢侈的书买回来，装装门面都没做到，我想，这背后，有着丰富、生动、鲜活、复杂的心理信息。也许它反映了大众读者与“文学名著”的某种关系问题。

读名著是必需的吗？当然不是，和柴米油盐酱醋茶比起来，不那么必需。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精神生活是第二位的。

对于智慧的人类来讲，精神生活有着各种各样的丰富性。《世说新语》：王孝伯言，名士不必须奇才，但使常得无事，痛饮酒，熟读《离骚》，便可称名士。挺有意思，它直指一个核心问题：读名著的目的。是为了成为“名士”呢，还是在于自身精神建设，满足内心的需要！本质问题是所富才学的真假之辩，是劳动付出与所得的辩证关系。

之所以看重译者、出版社等，是因为其与读者之间有着潜在的约定，一方负责提供准确、真实、权威的知识，一方负责提供精良、耐用的商品，读者才能享受文化产品，获得知识用以武装头脑，充实内心。

是要拥有真才实学，还是只想拥有真才实学的样子？这是态度问题。

关于态度，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结论。每每讨论读书话题，常见“缺乏阅读”的指责，比如信息的碎片化，比如外国人年均读多少册、中国人年均仅几册。其实，类似的阐述，并不是当下的阅读真相。这样的讨论不会有准确的结论，却直指一个标准：人人都应该读“世界名著”。我的一个老师曾说过，在法国，人们等公交车的时候，嘴里念念有词，那是在背诵《悲惨世界》《红与黑》那样的名著。我没有见到第二个这样的说法。孤证不立，在此存疑！

表象的东西不是本质的反映。那么，阅读的真相是什么？

从前说，书是知识的载体。今天再这么说，就不够准确。电子书、网络书都不是传统的介质。而现在，它们占据的有效份额是多少？虽然找不到权威数据，但保守估计，比重不会小于一半。

我们走进了一个技术更迭迅速的新时代。仅就阅读而言，书籍介质的新技术革命早已开始，并且看不到尽头。借助手机、平板电脑、台式机以及林林总总的阅读器，今天的阅读已不仅仅是方便、容易、唾手可得一类的词语所能说清楚的。新技术带来的传播有效性，正在改变着我们的精神世界。

而且，新技术也改变了传统的阅读方式。街上挂着耳机的行人，相当一部分是在听书。文史哲、数理化，各个学科，凡此种种。抖音里有人在讲《卡拉马佐夫兄弟》和《静静的顿河》。微信公众号发布的大量内容多与阅读有关。

《人民文学》发行100万的时候，通阅《战争与和平》的人，一定比现在少。捧着手机阅读《百年孤独》的，也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有志青年”。纸质媒介正在被新媒介所替代。一切都方便了。比如查阅，上网一搜，又快又准。今天要成“名士”，痛饮酒却无须熟读《离骚》，会使用搜索引擎就行。新技术是把双刃剑。

——这还是态度问题！

阅读的真相是，在任何时代，对阅读有兴趣的人，都在认真阅读。新技术的便捷性，使阅读群体壮大了。今天的阅读者要比从前多，要比想象的多，远不像“九斤老太”说的那样：一代不如一代！阅读方式多样化了，线上平台的各种读书会、阅读会、朗读会，“全民阅读”正在实现之中。

囊萤映雪、凿壁偷光，头悬梁、锥刺股已不能想象，汗牛充栋、案牍劳形也已成为历史。今天的阅读，有时间即可，随时随地。主动能读，被动也会读。当我们煞有介事地对阅读做审视状时，总会不大适应，就像习惯了游泳池后被投进大海。今天在阅读的海洋中潮头弄浪，游泳池里练就的那两下子，远远不够。

当下是阅读最好的时代，谁能提出有说服力的异议呢？

中华民族有着几千年的“集体阅读”习惯，这是每个人不自觉地在享用的古老传统。深度研读过《论语》的人，在大众读者中占比不会很多，但是，用过“学而”“子曰”的人，不在少数。

读书者讲书，听讲者解书，解书者用书，用书者传书，读、讲、解、用、传，文化经典历经几千年的消化吸收，纳入我们的文化机体中，以细胞、分子、原子的形态进行运动，以基因的形态在发挥作用。中华传统文化就是沿着这个路径，深入一个民族的脑髓。一个学习者，无时无刻不在继承数千年集体阅读的文化积淀，同时也在创新更多的文化积淀，贡献给后人。

在新技术时代，集体阅读正在爆炸式地生产和沉淀着阅读成果。所缺少的，是调整创新“读、讲、解、用、传”方式的明确意识和观念。

征稿启事

辽宁省第十一届全民读书节已开幕。为深入推动全民阅读，营造书香氛围，今年，“北方副刊”继续开设“读书”专栏，请读书人、写书人、爱书人、藏书人写写与阅读相关的故事与感受。可以是读书写书的感怀，可以是买书藏书的故事，可以是编书借书的经历，亦可以是对阅读方式转变后的思考，尤以体现新媒体时代阅读方式转变后阅读新体验的文章为佳。文章在1200字至1800字。征文截至2022年末。

投稿邮箱：

lnrbbffk@163.com

lnrbbffk@126.com

邮件主题请注明“读书征文”字样。

良禽栖处

张 男

北票的春天是天鹅用洁白的羽翅驮来的。春天的天鹅湾因天鹅的回归而游人如织。

原以为再次来到北票，不会有新鲜的悸动，却不晓得一个城市如同厚书，不是翻阅一遍就可尽览。多亏行程的留白，才有了再次欣赏的可能。北票是朝阳市所辖的县级市，在它与朝阳的行车路线中，分隔并不分明。若不是经纬地标断句，根本无法窥见两个城市的界线，唯有山脉和旷野的起伏，沿着高速路并行左右。山地与原野恰如孪生，相互拥抱着彼此，而外环路同它们相比就变得单调许多，它以青灰色的直白，一往无前地向远方延展。这一路，车子飞奔，唯有飞掠退后的路灯告诉我们方向。穿过城市的水泥建筑，来到广袤的旷野，改变的不仅是眼中图景，更有心中所蕴。

北票山多，山岭蜿蜒，包裹着整个城市，而山的某一偏域，也有意料之外的地貌，那便是湿地。从高架桥驶入土路不久，就见一汪湖泊和成群天鹅，这天鹅，就如童话故事的美禽，高贵而典雅，而拥有天鹅的湿地，变得天然而壮观，别有一番风韵。

这片湿地是白石水库的源头。作为辽西第一大人工湖泊，白石水库不但有近10万亩的水域，还形成了1万多公顷的湿地。湿地是地球上重要的、多功能的生态系统，它在生态平衡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有“地球之肾”的美名。而白石水库湿地就是禽鸟的乐园，每年春天有数千只白天鹅在这里栖息。人工湖上游的大凌河红村段，不但每年春天有大量天鹅落脚，而且有上百只天鹅在这里越冬。因此，大凌河朝阳市区至白石水库段，几乎一年四季都可以观赏天鹅。

这里芦苇遍野，良禽喜栖。踩着干枯的芦苇，拨动一人高的蒿草，微风徐徐，送来绿水粼粼，水波乘风，带着一池春意，凸凹不平的表面折射着阳光，显得灿烂而明媚。水荡漾着，轻轻地吻着岸沿，卷成一轮轮模糊的泥晕，湿地的贵客天鹅，远远地蜷在湖心一角，似乎不愿被打扰。偶尔有几只振翅欲飞，修长的脖颈、快乐的鸣叫，天宇间，白蓝相衬，真是大自然绘就的一幅自由自在的美景。

朝阳市被称作“世界上第一朵花绽放的地方，第一只鸟飞起的地方”。其实，这亿万年前的“第一朵花、第一只鸟”的古老化石均产自北票上园。晚侏罗纪到早白垩纪的北票地区，湖泊星罗棋布，沼泽遍地，气候温暖湿润，植物茂盛，生物群也呈现水、陆、空全方位演化。花儿在这里萌生了，鸟儿从这里起飞了，鱼儿在广阔的水域里畅游，两栖类动物在草地与湖泊间奔波，大自然给辽西大地增添了姹紫嫣红，给辽西带来了生命的勃发与跃动。1998年，北票鸟化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立，并设有国家级古生物化石博物馆。

如今的北票，生态环境变得越来越好，大凌河干流完成退田还河面积1万亩以上，植树造林，恢复湿地，形成了天鹅栖息的“天鹅湾”，大凌河凉水河段退田还河4000亩，形成了“天鹅湖”。山清水秀，良禽择秀木而栖。

大凌河及白石水库湿地是东北亚候鸟在辽西地区迁徙的重要通道，每年有三四百万候鸟迁徙经过这里，其中有十万多只水鸟在这里停歇或繁衍。除了天鹅集中停歇，湿地内还有黑鹳、丹顶鹤、东方白鹳、灰鹤等国家一二级重点保护野生鸟类十多种。每年春天，成千上万只天鹅在湿地保护区觅食嬉戏。远远望去，成群的白天鹅连成一片，绵延数千米，有的聚集歇息，有的悠然行走，也有的在空中结队飞翔，景象蔚为壮观。

这些白天鹅来自鄱阳湖，在这里停留一个月的时间，然后飞往贝加尔湖一带繁殖。看来，我与天鹅，也算有缘，与天鹅相遇，正是这趟旅途的一份意外之喜。这次重来北票，与山水与湿地与良禽的相逢，必化作一幅记忆相片，装帧在时光的底片上。

煤海·矿工·向日葵

（组诗）

张笃德

向日葵

掏开大地的胸膛
捧出燃烧的心
一块煤，一个矿工
新时代的向日葵

深情热烈，向上、向美
生命的花盘盛满光辉
温馨喜气的笑脸
收获数不尽的黄金

矿工的高度

你站过的地方
我也去站了站
我很普通，和煤一样
风尘仆仆

每天在矿车上运行
如穿梭的子弹
眼睛比煤亮
心思比琥珀剔透

渴望被开采、发掘
在太阳下闪光
然后燃烧或者升华
光荣和骄傲

在你站过的地方，招手、微笑
体会光和热的温暖
沿着幸福的走向
煤有了高度——壮观的高度
灵魂的高度
矿工的高度

西露天矿

东西长6.6公里
南北宽2公里
垂直深度424米
负海平面339米

运煤车需爬行一小时
经十八盘才能到达地面
站在矿区最高处
看矿工小得像大拇指

观礼台上观礼

矸石捧出晶莹的琥珀
凝聚亿万年的惊喜
乌黑油亮的身体
雕塑，奔腾不息的马群

重型卡车唤醒矿区的沉寂
汗水，迸金泻玉的流星
站在煤之上的高度和光亮
照亮大地的月亮和太阳

精神的开采

穿越时间和空间
光和热没有衰竭
劳动的光芒
越发显得深刻

痛苦或欢乐
延伸到煤层以下
矿灯照不到的地方
有种子开始发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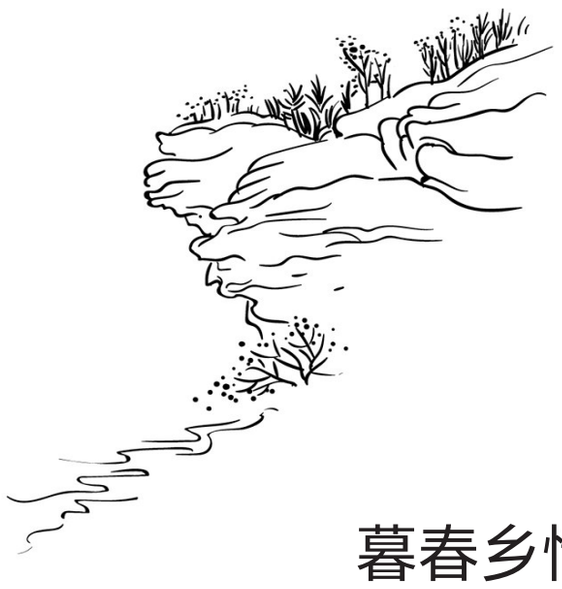
前无古人的绝唱
光与热被提升出来
轻浅与虚浮耸不起伟大
只有煤才是不朽的大地之魂

燃烧的石头

埋藏孕育了千万年
油母页岩像一块废弃的石头
是时候了，谁都能看出
你渴望被开采提炼的心情

从心底里升腾起
抑制不住的热流
披星戴月地登上赶往炼厂的班车

心中有石油，即使身心俱焚
经九九八十一难
也要成为燃烧的火种



节气风物

春山谷雨前，并手摘芳烟。

暮春乡情

朱李锴

转眼间，谷雨已至。突然想起，若是在老家，这个时候，姥爷早就开始为接下来的农耕做准备了，儿时的记忆又雾蒙蒙地洇在眼前。

4月，卖谷雨贴的摊位渐渐多起来。姥爷领着我，晃悠在春意正浓的集市上，不绝于耳的叫卖声使得气氛逐渐升温，将人间送入下一个季候。姥爷的目光锁在一张张形态各异的谷雨贴上，指着其中的图案给我颠来倒去地讲解，一句句生动的农谚就这样越过时间一直记到了现在——“谷雨三月中，蝎子逞威风。神鸡叨一嘴，毒虫化为水。”

印象最深刻的是姥爷最终买下的那张谷雨贴，竖排的“敕令”二字有着山峰般的千钧威严，一只猛虎似从“敕令”山上奔啸而下。右上方的熊熊火焰环绕着“雷”字，下方的钟馗目光如炬，黑髯飘动，左手高举，右手托起法器，仿佛正在施法降妖。钟馗脚下是姥爷念叨过的“五毒”。儿时哪里懂得“禁五毒”的真正含义，反倒觉得动物画得着实生动可爱，贴在门上也算好看。

姥爷在木门上抹糨糊，我踮着脚擎着谷雨贴抬头望，不自觉脚步也跟着往前挪了过去，“吧嗒”，雨点大的糨糊滴在了我的额头上，姥爷赶忙弯腰想帮我擦掉，手还未及落下，便哈哈大笑了起来：“妮子也跟钟馗爷一样，有三只眼啦！”我探头往墙边的水缸里望望倒影，又展开手里的谷雨贴瞧了又瞧，也跟着笑起来。在笑声中，一张谷雨贴颤颤巍巍地落在了门上，照着姥爷的心愿，护佑整年的富足安康。

姥爷把早就备好的铜香炉找出来，还有一小捆香，一起放在墙角晾晒，谷雨当天，用来祭祀仓颉。我在课本上学过仓颉造字的故事，奇怪地询问姥爷，没上过学的姥爷为什么要祭祀造字的仓颉。姥爷弓着身，手里的活计没有停下：“对啊，仓颉造字立了大功，黄帝赏他金银，他都不要，你猜他要啥？”我摇摇头，等待姥爷的答案。“他啊，就只要老百姓五谷丰登。结果第二天，天上就下起了谷粒雨，那下得比大雨还急哩！”我努力地想象着谷粒雨的画面，只听姥爷又说道：“姥爷要给仓颉问个好，他保佑老百姓五谷丰登，咱得感谢人家呐。”原来，姥爷不是在索取庇护，而是作为农民感恩于仓颉。尽管这是缥缈的传说，但姥爷赤诚的感恩却是实实在在的。

姥爷盼望的阳光，从东边的天空一点点地挪动，抚过院子里的红瓦屋顶，抚过高大的银杏树、斑驳的铁犁，还有慢悠悠嚼着草的老黄牛，最终照在姥爷身上。透过这束阳光，我仿佛看到同姥爷一样的无数农民对风调雨顺的渴望，这是亘古至今，农人在“雨生百谷”的节气里最大的心愿。

如今，几十年过去，和姥爷一起过谷雨的一幕幕又重现眼前。今年谷雨时节，春雨连下了几日，若亲爱的姥爷还健在，这时的他应该背着手，在集市上挑选合心意的谷雨贴了吧，抑或是祈盼着风调雨顺、雨生百谷吧……

本版插画 董昌秋